

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李勇先 王會豪 周 斌等 點校

乙編

五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

李勇先 王會豪 周 斌等 點校

乙編

五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中之下

金陵表 六

宋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建炎元年 (丁未) 欽宗之弟構即位，廟號高宗。 正月辛卯朔，大風、霾。是夜，西		宇文粹中仍知府事，轉運使李彌遜權府事〔一〕。五月，以賈文閣直學士、朝奉大夫翁彥國知府事，兼江東安撫使，爲步軍都總管，充經制使。	宰相李綱議以建康爲東都，命守臣葺城池，治宮室，積糗糧，以備臨幸。衛尉少卿衛膚敏言：「建康實古帝都，外連江淮，內控湖海，爲東南要會。」中書舍人劉珪亦言：「金陵天險，前據大江，可以固守。」於是宰相而下皆主幸

天 時	地 域	官 守	政 事
北陰雲中有如火光。戊子夜，白氣貫斗。丁酉，風，霾，日色薄而有暈，大風吹石折木。		七月，彥國致仕。八月，起復朝散大夫、秘閣修撰趙明誠知府事，仍兼江南東路經制使。	東南之議。李綱請置沿江帥府，以備控扼。於是，江寧府帶本路安撫使，仍以馬步軍都總管繁銜。江寧府禁卒周德叛，執知府宇文粹中，殺官吏。會經制司屬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，德等乃受招安。李綱行次江寧，與漕臣李彌遜謀誅首惡五十人，其衆千餘，令常平提舉王枋部赴行在。溧陽縣卒起應周德，知縣楊邦乂捕滅之。事聞，遷本府通判。五月，大赦，改元。詔江寧府修建景靈宮，諸帝共作一殿，諸后共作一殿。令知江寧府翁彥國修城，繕治宮室，給鹽鈔十萬貫。彥國具劄子，以爲不足用，有旨撥兩浙、淮南鹽錢四十萬

天
時

地
域

官
守

政
事

貫付之，爲五十萬貫，且令其因陋就簡，不事華壯。上一日，忽宣諭彥國修城搔擾，蓋彥國使籍民輸修城磚數百萬，其人踰虔、吉、南安諸郡，率千錢致兩磚，他費類此。綱奏曰：「創修宮室，一新城池，集事之初，其勢不得無擾。莫若明降指揮，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〔二〕，一切拆舊修蓋，城壁亦因舊增葺，使彼有所執守，則費用省，而搔擾之患自息。」乃命尚書省割下。既而，復批出責降。八月二十六日，殿前都指揮使兼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護衛隆祐太后前去江寧，詔東南安撫、經制等使及發運、監司、州軍官並聽仲荀節制。每縣添武尉一員。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二年（戊申）			六月，詔疏決建康繫囚雜犯，死罪已下減一等，杖以下釋之。戶部尚書葉夢得請上南渡，阻江爲險，以備不虞。又請以重臣爲宣撫使，一居金陵，總江浙之師，以備退保。羣盜張遇號一窩蜂，破鎮江，屯金山寺及楊子橋。詔呂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、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。頤浩單騎入賊營，遇等皆出迎，惟劉彥不至，乃主謀不降者。頤浩斷其足，釘於楊子橋上，餘黨怖而釋甲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詔江東路武臣提刑於江寧府置司。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三年（己酉） 四月，上發臨安，如建康。閏八月，上發建康，如浙西。九月丙子朔，日蝕。	詔改江寧爲建康府。	二月，明誠移知湖州。三月，呂頤浩以中大夫、同僉書樞密院事知府事，兼江南東路安撫、制置使。四月，起發勤王，拜尚書右僕射、顯謨閣直學士、朝請郎連南夫知府事。六月，以太中大夫、工部侍郎湯東野知府事。閏八月，東野改除提舉應副六宮事務，以朝請郎、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知府事，兼	金人入侵。上渡揚子江，至鎮江府，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：「今徑往杭州，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，事定即來。」呂頤浩充江浙制置使，劉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，屯鎮江府，控扼江口。楊惟忠總制江南東路軍馬，屯江寧府。三月一日，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領建康府事。是月，苗傅、劉正彥爲逆，請太后垂簾聽政，上爲太上睿聖仁孝皇帝，居別宮，太子魏國公攝政，改元明受，大赦天下。乙酉，頤浩交府事。丁亥，赦書至江寧，人情愜愜。時頤浩之子摠遣人賫蠟彈告變。甲午，頤浩自江寧起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		沿江制置使，始此。以右僕射杜充兼江淮宣撫使、知府事。十月，顯謨閣直學士、朝請郎陳邦光知府事。	兵。乙未，次丹陽，與劉光世會。壬寅，至平江府，與張浚會。乙巳，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府。二凶檄杭州，集保甲，選器械，扃城門，塞河道，守臣康允之悉不爲行。丁未，文武百官赴睿聖宮，迎請復辟。四月戊申朔，上御朝，復建炎年號，除二凶淮南兩路制置使。勤王之師至北關，二凶開湧金門遁去。辛亥，以頤浩爲右僕射、中書侍郎。上發杭州，幸江寧府，駐蹕神霄宮。御筆改江寧府爲建康府，親書《御製中和詩》賜張浚，曰：「願同越勾踐，焦思先吾身。」卒章曰：「高風動君子，屬意種

	天 時		政 事
	地 域		蠹臣。」五月九日，頤浩奏曰：「陛下駐蹕江寧，改爲建康，雖已付本府施行，緣諸路未盡知行幸所臨，欲乞模勒親筆，庶使知陛下進幸中原，以圖恢復之意。」從之。其親筆令建康府收掌。六月，以久雨不止，召郎官以上赴都堂詢缺政，手詔以四事自責。立皇子敷爲皇太子。秋，太子得疾，方瘳〔三〕，宮人誤觸金香鼎，仆地有聲，太子應時驚搐不止，上命斬宮人於廡下。少頃，太子薨，年三歲，殯於建康城中鐵塔寺法堂西偏之小室。七月，韓世忠軍還，執苗傅、劉正彥、苗翊，磔於建康市，梟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			其首。韓世忠進檢校少保、武勝昭慶軍節度使，賞平苗、劉之功，賜「忠勇」二字表其旗幟，妻封和國夫人，給內中俸。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，言乞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以係屬四海。建炎以來，言儲嗣者自時雨始。杜充棄京師，之建康，岳飛說之曰：「中原之地，尺寸不可棄。況宗廟社稷在京師，陵寢在河南，尤非他地比。」不聽，遂從之建康。上諭宰臣曰：「張守人對，言不如留杜充建康，不可過江。」頤浩曰：「臣與王綯（四）、周望、韓世忠議，本自如此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遂決吳越之行。於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			是，命諸將分守，沿江防淮之議遂格。頤浩、張浚薦充除右僕射，尋命兼江淮宣撫，領行營之衆數萬，節制諸將。上遂發建康，如浙西。詔諸路送納綱運物色，除見錢並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，其餘金銀絹帛並赴行在送納。十月，建康府都總管司言，乞於東陽鎮添置巡檢一員，撥軍捍禦。從之。十一月，金人大舉兵，與李成侵烏江縣〔五〕。杜充在建康，閉門不出，岳飛扣寢閣諫曰：「大敵近在淮南，睥睨長江，臥薪之勢，莫甚此時。公乃不省兵事，若金陵失守，公能復高枕於此乎？」充竟不出。

天 時	地 域	官 守	政 事
			敵由馬家渡渡江，充遣飛等十七人將兵二萬與之〔六〕。敵大將王鱣以衆數萬先遁，諸將皆潰去，獨飛力戰。飛洒血厲衆曰：「建康江左形勢之地，使金人蟠據〔七〕，何以爲國！今日之事，有死無二！輒出此門者，斬！」辭色慷慨，士皆感泣。敵犯溧陽，飛遣人夜半馳至縣，殺獲五百餘人，擒女真、漢兒並僞同知溧陽縣事、渤海大師李薩布等一十二人〔八〕，及千戶瑤格〔九〕。是月，敵陷建康。杜充既率麾下降烏珠，總領李悅、守臣陳邦光並降。通判楊邦乂不從，刺血書衣裾曰：「寧爲趙氏鬼，不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四年（庚戌） 五月壬子（一〇）， 赤氣亘天。		五月，沿江分三路置安撫大使，以建康、饒、宣、徽、太平、廣德隸建康府路，置司池州，以呂頤浩爲大使。詔二	作他邦臣。」見烏珠大罵。敵怒，剖腹取其心。尋賜廟額曰「褒忠」，謚忠襄，贈秘閣，事見本傳中。車駕幸建康，復加贈賜，曰：「顏真卿異代忠臣，且錄其後，況爲朕死節乎！」宣教郎趙壘之以前任上元縣丞，金人侵犯，迎敵陣亡，與子恩澤一資。下罪己詔。是年，置權貨務、都茶場於建康。 正月，中丞趙鼎言：「請遣使督王黼進軍宣州，周望分兵出廣德。仍責黼不策應杜充之罪，俾立功自贖。並趣劉光世邀擊，使敵知江左軍衆（一一），歸路稍艱，必有退軍之漸。如尚占臨安、建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		品以上即除大使。八月，以正議大夫、徽猷閣待制趙飭知府事，兼江東兵馬鈐轄，節制管內軍馬，省安撫使、都總管。九月，江東西路安撫使復置於建康府。	康，則乘暑擊之，期於克復而後已。」時或傳金人在建康爲度夏計，故鼎有是言。四月，金人焚建康，掠人民與財物（一二），欲自靜安渡宣化而去。烏珠屯六合，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，至六合不絕。岳飛敗之於靜安。五月，烏珠復趨建康，飛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。夜，令百人衣黑衣混敵中擾其營，敵自相攻。益邏卒於營外，飛潛令壯士銜枚伺而擒之。初十日，烏珠次龍灣，飛以騎三百、步卒二千，馳至南門新城爲營，遂戰，大破烏珠之衆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萬戶、千戶二十餘人，獻俘行在

天時

地域

官守

政事

所。上詢問所俘人，得二聖音問，感動久之。飛奏曰：「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，宜選兵固守。比張浚欲使臣守鄱陽，備敵之人擾江東西者。臣以爲敵若渡江，必先二浙，江東西地僻，亦恐重兵斷其歸路，非所向也。乞益兵守淮，拱護腹心。」上嘉納，賜金帶鞍馬。韓世忠與烏珠相持於黃天蕩，烏珠見世忠整暇，色沮，求假道，甚恭。世忠曰：「是不難，但迎還兩宮，復舊疆土，歸報明主，足相全也。」烏珠既爲世忠所扼，欲自建康謀北歸，不得去。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，上接江口，出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			世忠之上，又傍冶城西南隅鑿渠成（一三），出舟，世忠大驚。金人悉趨建康，世忠尾擊，敗之，終不得濟。乃揭榜募人獻策，有教其以火箭破海舟者。明日，引舟出江，其疾如飛，天霽無風，海舟不能動，敵以火箭射海箭篷，世忠兵亂，烏珠遂遁。沿江分三路置安撫大使，一置司池州，以建康、饒、宣、徽、太平、廣德隸之。建康本帥府，議者以鎮江近而江州遠，乃移置大帥於池州。

天時	地域	官守	政事
紹興元年 (辛亥) 二月己卯，日中有黑子。彗星見，彗出胃。		六月初四日，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，中散大夫、直寶文閣張鎮知府事。十一月，鎮移饒州，資政殿學士、左中大夫葉夢得知府事，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、馬步軍都總管，兼充壽春府、滁、濠、廬、和、無爲軍宣撫使。	正月，大赦，改元。工部侍郎韓肖胄言：「國以兵爲強，兵以食爲本。宜理淮南，以修農事，則轉輸可省。」遂命屯田員外置局建康，行屯田之法於兩淮。上在會稽，大饗明堂。詔敵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，官爲募僧道收瘞。夢得出羨穀二百斛，錢三百萬，募近城五寺二十人，於城四隅高原隙地爲穴（一四），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，斷折殘毀不可計者又七八萬。夢得奏京東州艱食，桑柘不熟，二浙商賈轉販，收息數倍（一五）。朝廷方議收復，必將與天下爲一家。京東雖見屬僞境，然皆吾民，